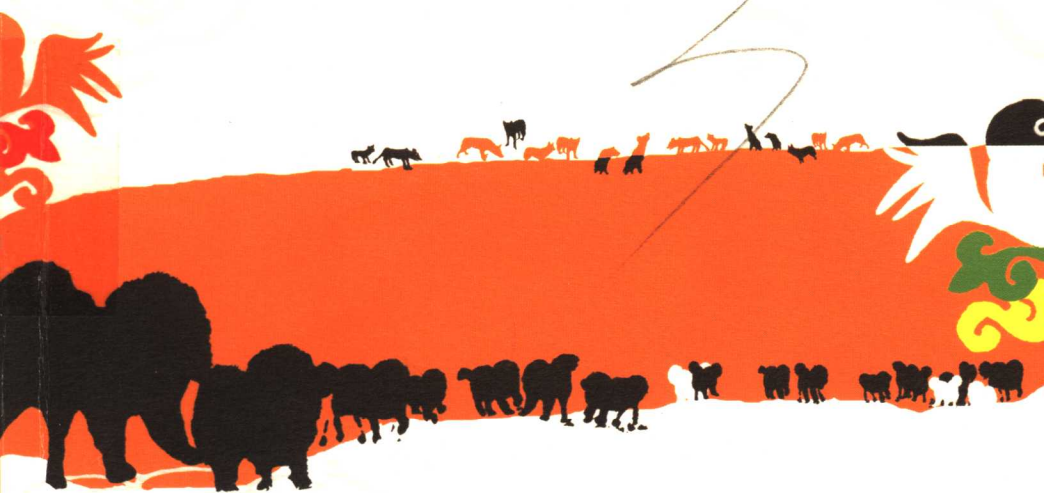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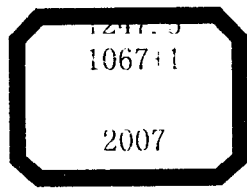
→ 《当代》书丛

藏獒

二

杨志军 著





杨志军 著

藏獒二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獒.2/杨志军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
(当代书丛)

ISBN 978 - 7 - 02 - 005863 - 1

I. 藏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8846 号

责任编辑:周昌义 唐 俭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校对:常 虹 李光敏

责任印制:李 博

藏 獒 2

Zang Ao

杨志军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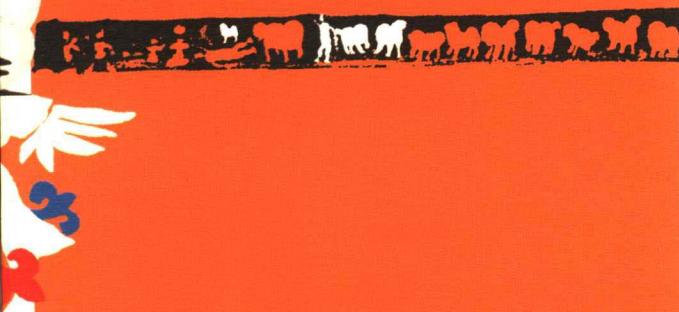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354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4.75 插页 4
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20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5863 - 1

定价 26.00 元

杨志军，1955生，在青藏高原生活四十年，现定居青岛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环湖崩溃》、《海咋子退去》、《大悲原》、《失去男根的亚当》、《江河源隐秘春秋》、《无人部落》、《大祈祷》、《亡命行迹》、《藏獒》、《敲响人头鼓》，散文集《远去的藏獒》等。



目 录

上 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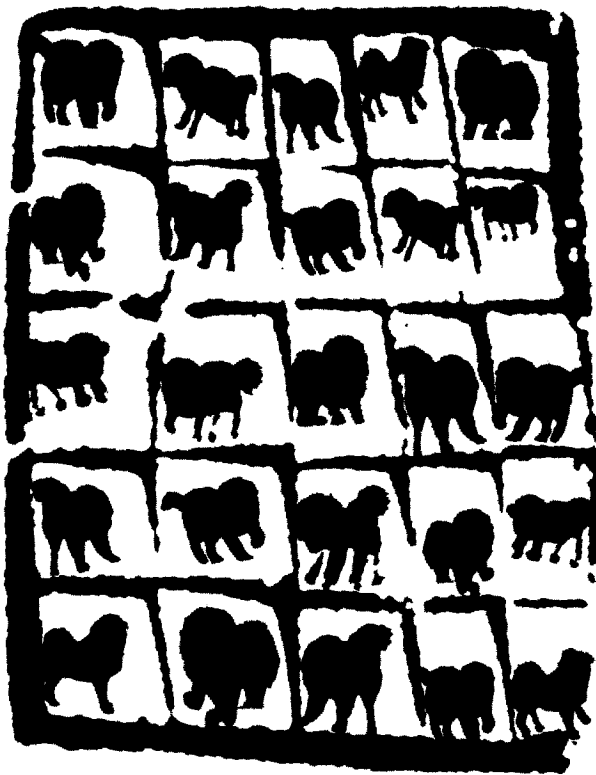
- 3 第 一 章 狼来了
- 28 第 二 章 小母獒卓嘎
- 47 第 三 章 护人魔怪多吉来吧
- 68 第 四 章 命主敌鬼、断尾头狼与黑耳朵头狼
- 89 第 五 章 大火中涅槃的忿怒明王
- 106 第 六 章 獒王大战屋脊宝瓶沟
- 128 第 七 章 痢痢头公狼与痢痢头母狼
- 149 第 八 章 “千恶一义”的尖嘴母狼
- 168 第 九 章 雪豹·猞猁·燃烧的喇嘛
- 192 第 十 章 当神鸟从远方飞来
- 218 第 十 一 章 大灰獒江秋帮穷

下 卷

- 245 第 十 二 章 大力王徒钦甲保
- 267 第 十 三 章 群果扎西温泉湖上的白瓜子狼

288	第十四章	食童大哭的化身与护狼神瓦恰的变种
312	第十五章	寂静的十忿怒王地
334	第十六章	坚忍与勇猛——飞翔的领地狗群
357	第十七章	黑雪莲穆穆与小公獒摄命霹雳王
382	第十八章	多猕头狼的爱情与上阿妈头狼的嫉妒
402	第十九章	獒王的哭泣与红额斑头狼的幸运
426	第二十章	最后的对峙：心如激雷而面如平湖者
452	第二十一章	忧伤的父亲

下
張



第一章 狼来了

1

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，下了半个月还在下，天天都是鹅毛飘洒。草原一片沉寂，看不到牛羊和马影，也看不到帐房和人群，人世间的一切仿佛都死了。野兽们格外活跃起来，肆虐代替了一切，到处都是饥饿中寻找猎物的狼群、豹群和猞猁群，到处都是紧张愤怒的追逐和打斗。荒野的原则就是这样，当你必须把对方当作惟一的食物而奋不顾身的时候，你就只能是一个暴虐而玩命的杀手、一个用自己的生命作抵押的凶悍的赌徒。

保卫草原和牧民，保卫吉祥与幸福，使命催动着藏獒勇敢而忠诚的天性，西结古草原的领地狗群在獒王冈日森格的率领下，扑向了大雪灾中所有的狼群、所有的危难。

大黑獒那日终于闭上了眼睛，长眠对它来说的确来得太早太早了。它不想这么快就离开这个让它有那么多牵挂的世界，眼睛一直睁着，扑腾扑腾地睁着。但是它毫无办法，所有围着它的领地狗都没有办法，生命的逝去就像大雪灾的到来一样，是谁也拦不住的。

獒王冈日森格陪伴在大黑獒那日身边，它流着泪，自从大黑獒那日躺倒在积雪中之后，它就一直流着泪，它一声不吭，默默地，把眼泪一股一股地流进了嘴里：你就这样走了吗，那日，那日。跟它一起默默流泪的，还有那日的同胞姐姐大黑獒果日，还



有许许多多跟那日朝夕相处的藏獒。

雪还在下，越来越大了。两个时辰前，它们从碛房山下野驴河的冰面上出发，来到了这里。这里不是目的地，这里是前往狼道峡的途中。

狼道峡是狼的峡谷，也是风的峡谷，当狂飙突进的狼群出现在峡谷的时候，来自雪山极顶的暴风雪就把消息席卷到了西结古的原野里：狼灾来临了。狼灾是大雪灾的伴生物，每年都有，并不奇怪。奇怪的是今年最先成灾的不是西结古草原的狼，而是外面的狼，是多猕草原的狼，是上阿妈草原的狼。都来了，都跑到广袤的西结古草原为害人畜来了。为什么？从来没有这样过。獒王冈日森格不理解，所有的领地狗都不理解。但对它们来说，理解事情发生的原由，永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行动，是防止灾难按照狼群的愿望蔓延扩展。堵住它们，一定要在狼道峡口堵住它们。

出发的时候，大黑獒那日就已经不行了，腰腹塌陷着，眼里的光亮比平时黯淡了许多，急促的喘息让胸脯的起伏沉重而无力，舌头外露着，已经由粉色变成黑色了。冈日森格用头顶着它不让它去。它不听，它知道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，狼来了，而且是领地外面的狼，是两大群穷凶极恶的犯境的狼。而它是一只以守护家园为天职的领地狗，又是獒王冈日森格的妻子，它必须去，去定了，谁也别想阻拦它。

冈日森格为此推迟了出发的时间，用头顶，用舌头舔，用前爪抚摩，用眼睛诉说。它用尽了办法，想说服大黑獒那日留下，最充分的理由便是：小母獒卓嘎不见了，你必须在这里等着，它回来找不见我们就会乱跑。在冬天，在大雪灾的日子里，乱跑就是死亡。小母獒卓嘎是大黑獒那日和冈日森格的孩子，出生还不到三个月，是那日第六胎孩子中惟一活下来的。其他五个都死了。那日身体不好，奶水严重不够，只有最先出世也最能抢奶

的小母獒叼住了那只惟一有奶的乳头。六个孩子只活了一个，那可是必须呵护到底的宝贝啊。有那么一刻，大黑獒那日决定听从冈日森格的劝告，在它们居住的碉房山下野驴河的冰面上等待自己的孩子。

可是，当獒王冈日森格带着领地狗群走向白茫茫的原野深处，无边的寂寞随着雪花瑟瑟而来时，大黑獒那日顿时感到一阵空虚和惶惑，差一点倒在地上。大敌当前，一只藏獒本能的职守就是迎头痛击，它违背了自己的职守，就只能空虚和惶惑了。而藏獒是不能空虚和惶惑的，那会使它失去心理支撑和精神依托。母性的儿女情长、身体的疲病交加，都不能超越一只藏獒对职守的忠诚。藏獒的职守就是血性的奉献，狼来了，血性奉献的时刻来到了。

大黑獒那日遥遥地跟上了冈日森格。獒王冈日森格一闻气味就知道妻子跟来了，停下来，等着它，然后陪它一起走，再也没有做出任何说服它回去的举动。

冈日森格已经知道大黑獒那日不行了，这是陪妻子走过的最后一段路。它尽量克制着自己恨不得即刻杀退入侵之狼的情绪，慢慢地走啊，不断温情脉脉地舔着妻子。就像以前那样，舔着它那只瞎了的眼睛，舔着它的鼻子和嘴巴，一直舔着。大黑獒那日停下了，接着就趴下了，躺倒了，眼巴巴地望着丈夫，泪水一浪一浪地涌出来，眼睛就是不肯闭实了。冈日森格趴在了那日身边，想舔干妻子的眼泪，自己的眼泪却哗啦啦落了下来：你就这样走了吗，那日，那日。

也是一场大雪，西结古草原的大雪一来就很大，每年都很大，去年的大雪来得格外早，好像没到冬天就来了。大雪成灾的日子里，正处在第五胎哺乳期的大黑獒那日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，来到了尼玛爷爷家。他家的畜群不知被暴风雪裹挟到哪里

去了，两只大牧狗新狮子萨杰森格和鹰狮子琼保森格跟着畜群离开了帐房，一直没有回来。畜群肯定死了，它们是经不起如此肃杀的饥冷之灾的，说不定连新狮子萨杰森格和鹰狮子琼保森格都已经死了。尼玛爷爷、尼玛爷爷的儿子班觉、儿媳拉珍、孙子诺布与看家狗瘸腿阿妈、斯毛阿姨以及格桑和普姆，一个个蜷缩在就要被积雪压塌的帐房里，都已经饿得动弹不得了。

大黑獐那日立刻意识到自己应该干什么，它先是走到尼玛爷爷跟前，用流溢着同情之光的眼睛对他说：吃吧，吃吧，我正在喂奶，我的身体里全是奶。说着它骑在了躺倒在毡铺上的尼玛爷爷身上，用自己的奶头对准了尼玛爷爷的嘴。

尼玛爷爷哭了，他边哭边吃。他知道母獐用奶水救活饥饿之人的事情在草原上经常发生，也知道哺乳期的母獐有很强的再生奶水的能力，不吃不喝的时候也能用储存的水分和身体的脂肪制造出奶水来，但他还是觉得母獐给人喂奶就是神对人的恩赐，是平凡中的奇迹。他老泪纵横，只吃了两口，就把大黑獐那日推给了身边的孙子诺布。

诺布吃到了那日的奶，看家狗瘸腿阿妈、斯毛以及格桑和普姆也都依次吃到了那日的奶。接下来是拉珍，最后是班觉。大黑獐那日的奶水，让他们从死亡线上走回来了。

一连五天都是这样，大黑獐那日自己无吃无喝，却不断滋生着奶水，喂养着尼玛爷爷一家四口人和四只狗以及它自己的两个孩子。但体内的水分和脂肪毕竟是有限的，它很快枯竭了，它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奶水这么快就会枯竭，还是不厌其烦地喂了这个再喂那个。

十张饥饿的嘴在那种情况下失去了理智，拼命的吮吸让枯竭的奶水再一次流出，但那已经不是奶水，而是血水。血水汨汨有声地流淌着，那么多，那么多，开始是白中带血，后来是血中带白，再后来就是一股红似一股的纯粹血水了。

大黑獒那日扑通一声倒了下去，倒在了尼玛爷爷身边。尼玛爷爷抱着它，哭着说：“你不要再喂，不要再喂，我们不吃你的奶了。”但是奶水，不，是血水，还在流淌，就像大黑獒那日哺育后代的本能、吃肉喝水的本能、为人排忧解难的本能那样，面对一群不从它这里汲取营养就会死掉的人和狗，血水不可遏制地流淌着，你吃也好不吃也好它都在流淌。

那就只好吃了，尼玛爷爷吃了，班觉吃了，拉珍吃了，诺布吃了，瘸腿阿妈吃了，斯毛吃了，格桑吃了，普姆吃了，还有那日自己的两个孩子。他们一吃就挺住了，挺了两天，獒王冈日森格和几只领地狗就叼着吃的用的营救他们来了。

引来的是军用的压缩饼干和皮大衣，是政府空投在雪灾区域的救援物资。白茫茫的雪原上找不到人居的痕迹——火、或者帐房的影子——救援物资都投到昂拉雪山中去了。那是个雪狼和雪豹出没的地方，是个只有藏獒才敢和野兽抢夺空投物资的战场。獒王冈日森格带着它的领地狗群抢回来了一部分空投物资，分送给了牧民们。牧民们不知道这是政府的救援，虔诚地膜拜着说：多么了不起的藏獒啊，它们是神和人之间可以空行的地祇，把天堂里的东西拿来救我们的命了。

冈日森格来了以后，发现妻子大黑獒那日已经站不起来了。那日皮包骨头，把自己的血肉全部变成汁液流进了人和狗的嘴里。它给那日叼去了压缩饼干，那日想吃，但已经咬不动了。它就大口咀嚼着，嚼碎了再嘴对嘴地喂。那一刻，冈日森格流着泪，大黑獒那日也流着泪，它们默默相望，似乎都在祈祷对方：好好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

就是这一次用奶水和血水救活尼玛爷爷一家的经历，让大黑獒那日元气大伤，精神再也没有恢复到从前。身体渐渐缩小，能力不断下降，第六胎孩子虽然怀上了，也生出来了，却无法让它们全部活下来。乳房的创伤一直没有痊愈，造奶的功能正在



消失，奶水断断续续只有一点点，仅能让一个孩子吃个半饱。大黑獒那日哭着，眼看着其他五个孩子一个个死去，它万般无奈，只能以哭相对了。

孩子死了之后，獒王冈日森格曾经那么柔情地舔着自己的妻子，似乎在安慰它：会有的，我们还会有的，明年，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孩子，就又要出世了。大黑獒那日好像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再有孩子，呜呜地哭着，丈夫越是安慰，它的哭声就越大越悲切。好几个月里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它都会悄悄地哭起来。

谁能想到，大黑獒那日伤心的不光是孩子，还有自己，它知道自己就要走了，就要离开它的草原它的丈夫了。而对獒王冈日森格来说，一切都是猝不及防的，大黑獒那日都没给它一个从从容容伤心落泪的机会，它只能在心里呜呜地叫，就像身边的风，在呜呜的鸣叫中苍茫地难受着。

大黑獒那日死了，它死在前往狼道峡阻击犯境之敌的途中。獒王冈日森格泪汪汪地站起来，就在那日身边用四条腿轮番刨着，刨着。所有的领地狗都泪眼朦胧地围起来看着獒王，没有谁过去帮忙，包括那日的姐姐大黑獒果日。它们都知道獒王是不希望任何一只别的狗帮忙的。獒王一个人在积雪中刨着，刨下去一米多深，刨出了冻硬的草地，然后一点一点把那日拱了下去。掩埋是仔细的，比平时掩埋必须储存的食物时仔细多了。埋平了地面还不甘心，又用嘴拱起了一个明显的雪包，然后在雪包边撒了一脬尿，这是为了留下记号，更是为了留下威胁：藏獒的味道在这里，哪个野兽胆敢靠近！

所有的领地狗——那些藏獒，那些不是藏獒的藏狗，都流着眼泪撒出了一脬尿，强烈的尿臊味儿顿时氤氲而起，在四周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具有巨大慑服力的屏障。

冈日森格用眼泪告诉埋在下面的那日：我还会来看你的，我

不能让狼和秃鹫把你刨出来吃掉，等着啊，我一定会来的。

然后它来到大黑獒果日身边，用鼻子碰了碰对方的脸，意思是说：你能不能留下来？你留下来吧，现在是大雪灾的日子，狼群是疯狂的，是无所顾忌的，光有气味的守护恐怕不保险。大黑獒果日立刻卧下了，好像是说：你不说我也会留下的，不能让狼把它吃掉，人会找它的，人比我们还需要它，要是看不到它的尸体，人会一直找下去。

獒王冈日森格走了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在这个狼情急迫的时刻，与生俱来的藏獒的使命感完全左右着它的想法和行动。狼来了，是多猕草原的狼，是上阿妈草原的狼，都来了，都跑到广袤的西结古草原为害人畜来了。作为称霸草原的一代獒王，如果不能带着领地狗群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狼道峡口，挡住汹汹而来的狼群，那就等于放弃职责，等于行尸走肉。

冈日森格走着走着就跑起来。它的奔跑如同一头金色狮子在进行威风表演。鬃毛扎煞着，唰唰地抖，粗壮的四肢灵活而富有弹性，一种天造神物最有动感的兽性之美跃然而出。让漫天飞舞的雪花都相信，它那健美的肌肉在每一次的伸缩中，都能创造出如梦如幻的速度和力量。

但就是这样一只山呼海啸的藏獒，它的眼睛是含泪的，因为自己的爱人大黑獒那日走了，永远地走了！

像一只鹏鸟的飞翔，飒爽飘舞的毛发如同展开的翅膀，獒王冈日森格不知疲倦地奔跑着，身边是疾驰的景色，是暴风雪的啸叫。而在暴风雪看来，獒王冈日森格和它的领地狗群才是真正挥洒不尽的暴风雪。

紧跟在獒王身后的，是一只名叫江秋帮穷的大灰獒。它身形矫健，雄姿勃勃，灰毛之下，滚动的肌肉松紧适度地变奏着力量和速度，让它的奔跑看起来就像水的运动，流畅而充沛、有力



而柔韧。

下来是徒钦甲保，一只黑色的钢铸铁浇般的藏獒，大力王神的化身。它的奔跑就像漫不经心的走路，看起来不慌不忙，但速度却一如疾风卷地。它黑光闪亮，在一地缟素的白雪中，煞是耀眼。

离徒钦甲保不远，是它的妻子黑雪莲穆穆。穆穆的身后，紧跟着它们出生只有三个月的孩子小公獒摄命霹雳王。也是挟电携雷的疾驰，也是威武雄壮的风姿，无论是公的，还是母的小的，都在按照草原和雪山亘古及今的塑造，自由地挥洒着生命的拼搏精神和阳刚而血性的质量，不可遏制地展示着野性的美丽和原始的烂漫。

就要到了，很快就要到了，狼道峡口开阔的山塬之上，狼影幢幢，已经可以闻到可以看到了。那么多的狼，为什么是那么多的狼？所有的领地狗百思不得其解：往年不是这样的，往年再大的雪灾，都不会有这么多外来的狼跑到西结古草原来。狼群分布在雪冈雪坡上，悄悄地移动着，不是为了逃跑，而是为了应战。

这个多雪的冬天里，第一场獒对狼的应战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2

多吉来吧站在雪道上用粗壮的四肢轮番刨挖着雪，一会儿用前爪刨，一会儿把屁股掉过去用后爪刨。雪粉烟浪似的扬起来，被风一吹，落到雪道两边的雪坎上去了。两道雪坎峡峙着一条雪道从寄宿学校的帐房门口延伸而去，已经到了五十米外的牛粪墙前。牛粪墙是学校的围墙，将近一米的高度，已经看不见

了。但是多吉来吧知道雪里头掩埋着一堵墙，它用前爪一掏就掏出了一个洞，三掏四掏墙就不存在了。

多吉来吧曾经被送鬼人达赤囚禁在三十米深的壕沟里，天天掏挖坚硬的沟壁，爪子具有非凡的刨挖能力，在一米多厚的积雪里刨出一条雪道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它想把雪道开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远方有更多的人，有充饥的食物和暖身的皮衣皮裤，还有救命的藏医喇嘛和那些神奇的藏药，这一点它和父亲一样清楚。

雪道继续延伸着，多吉来吧刨啊刨啊，就像一个硕大的黑红色的魔怪，在漫无际涯的白色背景上，疯狂地扬风搅雪。

父亲站在寄宿学校学生居住的帐房门口，抬头看了看依然乱纷纷扬雪似花的天空，哈着白气对刨挖不止的多吉来吧大声说：“我知道你能把雪道开到狼道峡那边去，但是来不及了，真的来不及了，多吉来吧你听我说，我不能再等下去，我应该走了。”多吉来吧的回答就是更加拼命地刨雪，它不愿意父亲一个人离开这里，离开是不对的，离开以后会怎么样，它似乎全知道。但是父亲想不了这么多，他只想到现在，现在他必须挽救帐房里的人。

帐房里躺着十二个孩子，其中一个已经昏迷不醒了。昏迷不醒的孩子叫达娃。

三天前达娃想离开学校回家去，父亲不让他走，父亲说：“达娃你听话，你离开这里就会死掉的，你知道你家在哪里？你家在野驴河的上游，很远很远的白兰草原。”达娃不听话，他为什么要听话？学校已经断顿，听老师的话就等于饿死在这里。他悄悄地走了，三天前的积雪还没有这般雄厚，只能淹没他的膝盖，他很快走出去了四五百米，等多吉来吧发现他时，他已经在危险中尖声叫唤了。

危险来自狼，狼在大雪盖地的冬天总会出现在离人群最近

